

禁止核武器



由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 (ICAN) 於2026年出版。
文字: Tim Wright。
插圖: Gabriel Silveira。
網站: Tectonica。
繁體中文翻譯: Jocelyn Yuan。



挪威奧斯陸支持《禁止核武器條約》的火炬遊行。圖片來源: Kristian Laemmler-Ruff



核武器對人類與我們的地球構成嚴重且日益升高的威脅，消除核武已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世界上多數國家堅定致力於這一目標，已加入劃時代的《禁止核武器條約》，該條約於2021年正式生效。

然而，九個國家仍持有這種最具毀滅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無視國際社會的新規範，也悖離本國公民的意願。每年，這些國家揮霍數十億美元升級擴充其武器庫。

危險的核軍備競賽正在進行，無論是出於蓄意還是意外，使用核武器的風險已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點。我們時刻都距離全球性災難只有一個錯誤決策之遙。

為防止核武器所設計施加的無可比擬的傷害，各國政府必須緊急行動，消除核武——這是防止其再度使用與試驗的唯一保障。

但這一切只有在全球各地的人們起而行、要求採取行動之後，才有可能實現。



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	3
廣島與長崎	11
核試驗的遺毒	19
當今的核武器	27
廢除核武的理由	31
禁止核武器	39
廢除核武的行動	45
關於本運動	51



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

核武器是人類有史以來製造出最具破壞力、最無差別、最殘忍的武器。單枚炸彈的威力足以摧毀整座城市，死亡人數可達數十萬乃至數百萬之多。

國際紅十字委員會曾形容核武器「在破壞力上是獨一無二的，它造成難以言說的人類苦難.....對環境、對子孫後代乃至對人類的生存構成威脅」。

核武器釋放大量輻射，污染空氣、土地、水源與人體，跨越國界，危害代代相傳。

只要核武器存在，它們就有極高的可能被再次使用，而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即便是與核武衝突毫無關聯的國家的人民，也難以倖免。

核武器的殺傷效應

高熱



核武器爆炸時釋放極端高熱。爆心附近幾乎所有物體與人員瞬間化為灰燼與氣體。

一個核心溫度逾百萬攝氏度的巨大火球衝天而起，地面溫度達到數千攝氏度——比太陽表面還要炙熱。

極端高熱在大範圍內引發火災，釋放有毒煙霧與燃燒氣體，並匯聚成巨大的火焰龍捲風。

即使距離爆心數十公里外的人也會遭受嚴重的、危及生命的燒傷；更遠處的人則會因強烈閃光而失明。

衝擊波



核武器還會產生一道以極高速向外擴散的強力高壓氣浪，稱為衝擊波，可向外延伸數公里。

它能將人拋飛空中、震昏過去、撕裂身體，並導致肺部塌陷。

大範圍內的建築物被夷為平地，許多人被壓死。鬆散物體如炮彈般在空中四射。

即使是巨大的混凝土與鋼結構摩天大樓，也擋不住衝擊波的摧毀之力。

輻射



引發爆炸的核連鎖反應會釋放大量游離輻射，深入穿透人體，破壞或損傷細胞，誘發疾病。

即使距離爆心數公里，人們所受到的輻射劑量也足以導致急性放射病死亡。

症狀包括嘔吐、牙齦出血、腹瀉及脫髮。大多數患者在攻擊發生後數月內死亡。

部分人雖渡過了急性病期，卻在數年乃至數十年後，因輻射的延遲效應引發的癌症和其他疾病而去世。

部分倖存者出現染色體異常和其他類型的基因損傷，這些損傷可遺傳給後代。

輻射塵降



核武器還會形成一朵巨大的蘑菇雲，將放射性塵埃與殘骸吸入雲柱後釋放至大氣層中。

氣流將其四散傳播，最終降落在廣闊地域。

這種被稱為「輻射塵降」的物質，即便對遠離爆心的人們也構成立即與長期的健康威脅。部分放射性同位素的危害可持續多年，污染土壤、水源與食物供應。

電磁脈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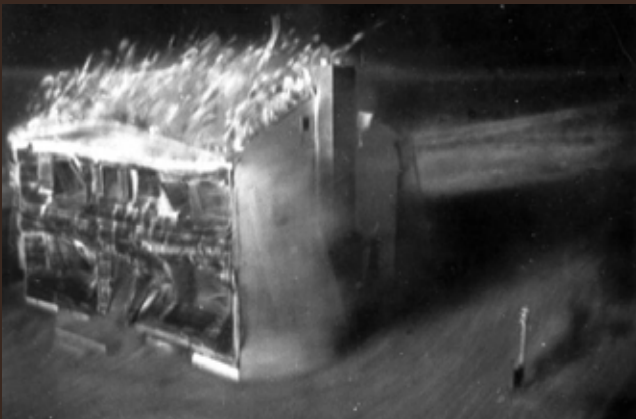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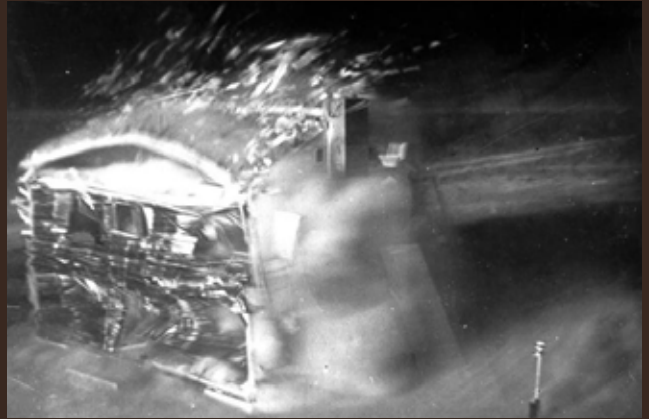
若在空中引爆，核武器會發出強烈的電磁脈衝，摧毀大範圍內的電子設備。行動通訊、網際網路及銀行系統都會遭到嚴重破壞。

這一效應最早在大氣層與高空核試驗時代被觀測到。1962年，美國在太平洋約翰斯頓環礁上方約400公里的外太空試爆一枚核武器，導致超過1,450公里外的夏威夷街燈與電話受損。

一次高當量、高空核爆可摧毀整個大陸的電子設備。



防毒面具對伽瑪射線毫無防護作用。圖片來源：Ricky Pitman



美國內華達州一棟模擬民房遭受核試爆衝擊波破壞的景象。圖片來源：美國政府

兒童更易受到傷害

嬰幼兒與兒童對核武器的影響尤其脆弱。

他們比成人更容易死於燒傷(因皮膚較薄、較嬌嫩)、衝擊波傷害(因身體相對脆弱)及急性放射病(因他們體內正在快速生長分裂的細胞更多)。

他們也較難在倒塌燃燒的建築物中自救,或在事後採取其他措施提高生存機率。



1945年美國對長崎實施核轟炸後,一名兒童正在接受燒傷治療。圖片來源:富重由雄(Yasuo Tomishige)

核冬天與饑荒

核武器是人類有史以來創造出唯一具備摧毀地球上所有複雜生命形式之能力的裝置。

若有百枚以上被用在城市，隨之而來的大火所產生的煙塵將籠罩整個地球，遮蔽陽光長達十年或更久，導致全球氣溫急劇下降——這種效應被稱為「核冬天」。

世界將陷入黑暗，即便是現在的熱帶地區也將出現嚴寒。糧食作物將遭受毀滅性打擊，全球農業生產將全面崩潰，造成廣泛饑荒與社會崩潰。

傳染病蔓延，以及因爭奪稀缺資源而引發的衝突將日益猖獗。本已營養不良的人群面臨最大的死亡風險。

即使是所謂的「有限」核戰爭——動用全球核武庫的一小部分——也會使全球大量人口面臨飢餓之虞。

這樣的戰爭將嚴重耗盡臭氧層，導致某些癌症發生率大幅上升，並對海洋生物造成毀滅性破壞。許多動植物物種將面臨滅絕，對地球的損害將是不可逆轉的。

流離失所與經濟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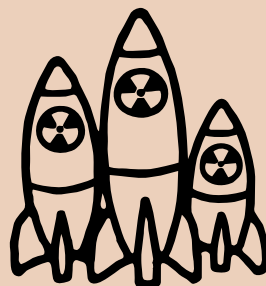
在核戰爭中，數百萬暴露於輻射塵降中的人將被迫逃往鄰國，迫切需要庇護所、未受污染的食物與飲水，以及醫療救助。尋求庇護的人數將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多枚核武器的使用還將嚴重破壞國際貿易與通訊，並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崩潰，使貧困惡化，讓人類發展目標倒退數十年。

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個人能對這些潛在影響免疫。

對全球氣候的影響

多枚核武器被使用。



煙塵遮蔽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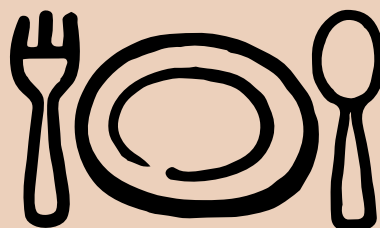
全球氣溫急劇下降。



農業生產崩潰。



數百萬人因飢餓而死亡。





「過了一會兒，我從防空洞裡探出頭來。我看見人們倒散在整個操場上。地面幾乎全被屍體覆蓋。大多數人看起來已經死了，靜靜躺著。但這兒那兒，也有人在踢蹬雙腿，或揮動著手臂。」

——辻本藤雄，當時五歲，長崎



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內的展示



廣島與 長崎

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兩座城市投下兩枚相對小型的核彈——這是核武器在戰爭中唯一一次使用，逾25萬人因此罹難。

許多人瞬間被焚為灰燼。其他人在攻擊發生後數小時、數天或數週內，因嚴重燒傷、衝擊波傷害及急性放射病而痛苦死去。更多人在此後數年因輻射相關癌症及其他疾病相繼離世。

為防止此類暴行重演，各國必須緊急採取行動，消除核武器。

廣島和長崎的景象是末日般的：操場上散落著死去和垂死的孩子。母親懷抱著失去生命的嬰兒。人們的腸子外露，皮膚從四肢垂落成條狀。

大多數受害者在沒有任何醫療救助的情況下死去，因為留存的醫院寥寥無幾，醫療物資已被摧毀，大多數醫生和護士不是被殺就是受傷。事後進入城市施救的人因殘餘輻射而置自身生命於危險之中。

絕大多數受害者超過九成是平民，其中包括估計3萬8千名兒童。廣島遭受攻擊時，約有8,400名初中生正在戶外構建防火隔離帶作為民防措施，其中6,300人遇難。

爆炸的中心點

在每座城市中，距離爆炸的中心最近的人幾乎無生還希望。在半徑1.2公里範圍內、未受屏蔽保護的人，幾乎全部當場死亡或在數週內死亡。

爆炸的中心點地面溫度達到攝氏3,000至4,000度，遠至3.5公里外的人也遭受了燒傷。強大的衝擊波摧毀了2公里範圍內的大多數木質結構。

即使在距離爆心1公里處，人們所受游離輻射劑量也足以導致急性放射病死亡。更遠處的許多人也因輻射暴露的延遲效應而相繼死亡。

攻擊後的景況

在爆炸後的混亂中，父母拼命尋找子女，孩子們尋找父母。有些人只找到了至親焦黑的遺骸或遺物；有些人甚至連這些都找不到。

家人重聚的努力因此更加艱難，許多人受傷嚴重，幾乎面目全非，難以辨認。

部分受害者身上沒有任何外傷，卻突然病倒，相繼死亡。他們的死亡令第一批救援人員困惑不解，因為他們不知道一種具有有害放射性效應的新型武器已被使用。

城中許多懷孕婦女流產，或生下在嬰幼兒期即夭折的孩子，因為核彈的輻射已侵入她們的子宮。胎兒期遭受輻射的嬰兒中，先天性異常——包括小頭症——十分常見。



攻擊一個月後的長崎。圖片來源：美國政府事後，長崎一名男孩

事後，長崎一名男孩正在領取配給食物。圖片來源：山端庸介
(Yōsuke Yamahata)



伸一的三輪車

廣島遭受攻擊時，三歲的伸一正在家外做他最愛的事——騎三輪車。

他全身遭受嚴重燒傷，數小時後不治身亡。他的兩個妹妹路子和洋子也同樣罹難。

他們的父親多年後感慨道：「這種事絕不應該發生在孩子身上。請為孩子們創造一個能盡情玩耍的和平世界而努力吧。」

伸一那輛燒焦的三輪車現在永久展示於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並有一件以此為藍本製作的雕塑，陳列於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博物館。

它已成為孩子們在核武攻擊中所受苦難的一個令人動容的象徵。



圖片來源：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由哲谷信夫 (Nobuo Tetsutani) 捐贈

廣島的姊妹

廣島遭受攻擊時，兩歲的錦岡公乃和她五歲的姊姊裕乃正與父母同在家中。四人全部罹難。

另一個姊姊香代子距爆心投影點很近，也不幸遇難。只有長姊智津子倖存下來。

這張公美子(左)與廣野(右)的照片攝於核轟炸前一天。圖片來源：岩田美穗(Miho Iwata)



被炸彈的輻射照射

廣島被摧毀時，池本徹七歲，姊姊愛子九歲。兩人均在室內，距爆心投影點約1公里。

攻擊後約四至五天，他們的頭髮開始脫落，出現發燒和牙齦出血——急性放射病的症狀。

兩人雖都渡過了疾病的急性期，最終卻相繼因輻射的延遲效應去世。透在11歲時離世，愛子在29歲時去世。

1945年10月，兄妹透(左)與愛子(右)在廣島紅十字醫院。圖片來源：菊池俊吉(Shunkichi Kikuchi)



倖存者

那些有幸在廣島和長崎核爆炸中倖存下來的人，在日語中被稱為「被爆者」(hibakusha)，意為「受核爆炸影響的人」。

許多人因傷病終身承受痛苦與不適，並伴隨心理創傷。部分人身上和臉上長出厚厚的疤痕組織，或帶著深陷皮肉中的玻璃碎片度過了數十年。

女性面臨尤為艱難的處境與社會歧視，因為人們擔心核彈造成的基因損傷會遺傳給她們的子女和孫輩。

攻擊後數年間，倖存者患癌症及其他疾病的比例異常升高，乃輻射延遲效應所致。白血病在早期尤為常見。

為喚醒世界對核武器危險的警覺，許多倖存者公開分享了他們在1945年的親身經歷。那些在攻擊時尚為孩童的倖存者，部分至今健在，繼續從事這一傳遞真相的工作。

他們幾十年來傳遞的信息始終清晰一致：核武器與人類無法共存。

2024年，代表倖存者的日本組織「日本原爆被爆者團體協議會」(日本被団協)因其「為實現無核武世界所做的努力，以及通過親歷者的見證表明核武器絕不能再次使用」，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倖存者不懈而勇敢的倡議，激勵了世界各地許多人加入核武廢除運動。

倖存者與倡議者

谷口稜曄 (Sumiteru Taniguchi) 16歲時在長崎核爆中倖存。「在爆炸的閃光中，我被從後方炸飛自行車，摔倒在地，」他這樣描述道。

當他抬起頭，他看見就在片刻前還在他身邊四處嬉戲的孩子們，此刻已全部倒地死亡。

儘管距爆心投影點近2公里，他的背部、左臂和左腿仍遭受了嚴重燒傷。傷口很快受到感染，他在醫院度過了將近四年的康復時光，其中21個月都是趴臥著度過的。

傷痛從未消散。他將餘生的大部分時間獻給了廢除核武器的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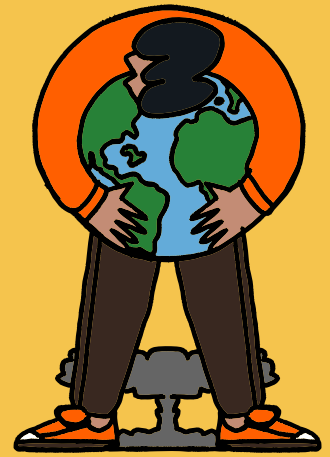


谷口稜曄凝視著一張1946年拍攝的自己的照片，照片中他的背部留有長崎核爆的傷疤。圖片來源：中尾百合子 (Yuriko Nakao)



1954年美國在馬紹爾群島進行核試驗時，13歲的伊羅吉·科本利 (Iroji Kebenli) 遭受了輻射燒傷。圖片來源：美國政府

核試爆的蘑菇雲。圖片來源：美國政府



核試驗 的遺毒

自1945年以來，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為提升其核武的殺傷力、並向對手發出警告，已在世界各地進行了逾2,000次核試爆。

這些向大氣層與海洋釋放大量輻射的有毒試驗，引發了癌症及其他慢性疾病的流行。大片土地在試驗場關閉數十年後，仍不適宜居住。

廣島和長崎核爆炸前僅僅三週，美國政府在新墨西哥州進行了世界上首次核試驗，代號「三一」。巨大的火球將沙漠熔化成玻璃，照亮了周圍的山脈，並將一朵放射性碎片蘑菇雲送上12公里高空。

這次試驗對場地工作人員及附近社區的後果是毀滅性的，時至今日仍有人在承受其影響。

對於在全球60餘個核試驗場工作或居住在下風下游方向的人們，情況同樣如此——從澳大利亞和阿爾及利亞的沙漠，到哈薩克的草原，再到太平洋的島礁。

核試驗場

核武器試驗曾在以下地點進行：阿爾及利亞、澳大利亞、中國、印度、哈薩克、吉里巴斯、馬奧伊努伊（法屬玻里尼西亞）、馬紹爾群島、北韓、巴基斯坦、俄羅斯、土庫曼、烏克蘭、美國和烏茲別克。

大氣層核試爆共進行了500餘次（1945年至1980年間），危害尤為嚴重，將放射性粒子廣泛散布四方。其合計破壞力相當於29,000枚廣島原子彈。

今天，每一個活著的人身體裡都攜帶著大氣層核試驗遺留的放射性物質，增加了患病風險。醫學界預測，過去的這些核試驗最終將導致至少400萬人因癌症及其他疾病過早死亡。

水下和地下核試驗也對健康和環境造成了長期影響。

20世紀後半葉，全球各地對核試驗影響的廣泛關注引發了大規模抗議運動，促使各國領導人於1963年談判達成「部分禁止」、1996年達成「全面禁止」。這兩項禁令都有助於在全球範圍內遏制核試驗。

然而，過去的核試驗對人們的生命和地球脆弱生態系統的影響，將持續數代之久。國際社會不僅有責任確保此類破壞永遠不再發生，也有責任努力彌補已造成的傷害。

世界各地核試驗的倖存者中，幾乎從未有人獲得賠償，清理前核試驗場地的努力也嚴重不足。部分地點破敗的基礎設施至今仍存在進一步污染的持續風險。

放射性種族主義

種族主義觀念往往主導著核試驗相關決策，政府和殖民勢力將原住民視為可犧牲的，將其神聖的土地視為一文不值的「偏遠」之地。

「我們的土地、海洋、社區和我們的身體，至今仍承載著這些致命試驗的遺毒，未來不知多少代人仍將如此，」澳大利亞揚昆滕賈拉阿南姑族裔的卡琳娜·萊斯特在2017年代表原住民群體聯盟，在聯合國作證說道。

她表示，在追求「越來越具殺傷力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過程中，當局將原住民當作「豚鼠」。他們幾乎從未被徵得同意，更遑論獲得保護。

核試驗的有毒遺產意味著許多社區被迫切斷與傳統生活方式的聯繫，無法返回祖先土地，也無法像幾個世紀以來那樣依靠土地和水源維生。



1971年，法國在馬奧伊努伊（法屬玻里尼西亞）穆魯羅瓦環礁進行核試驗爆炸。



俄羅斯核試驗爆炸在哈薩克留下的彈坑。
圖片來源：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組織（CTBTO）

澳大利亞：被炸彈奪走視力

1953年，亞米·萊斯特 (Yami Lester) 年僅10歲，英國開始在他位於澳大利亞內陸的家附近的「鵝鵝地」(Emu Field) 進行核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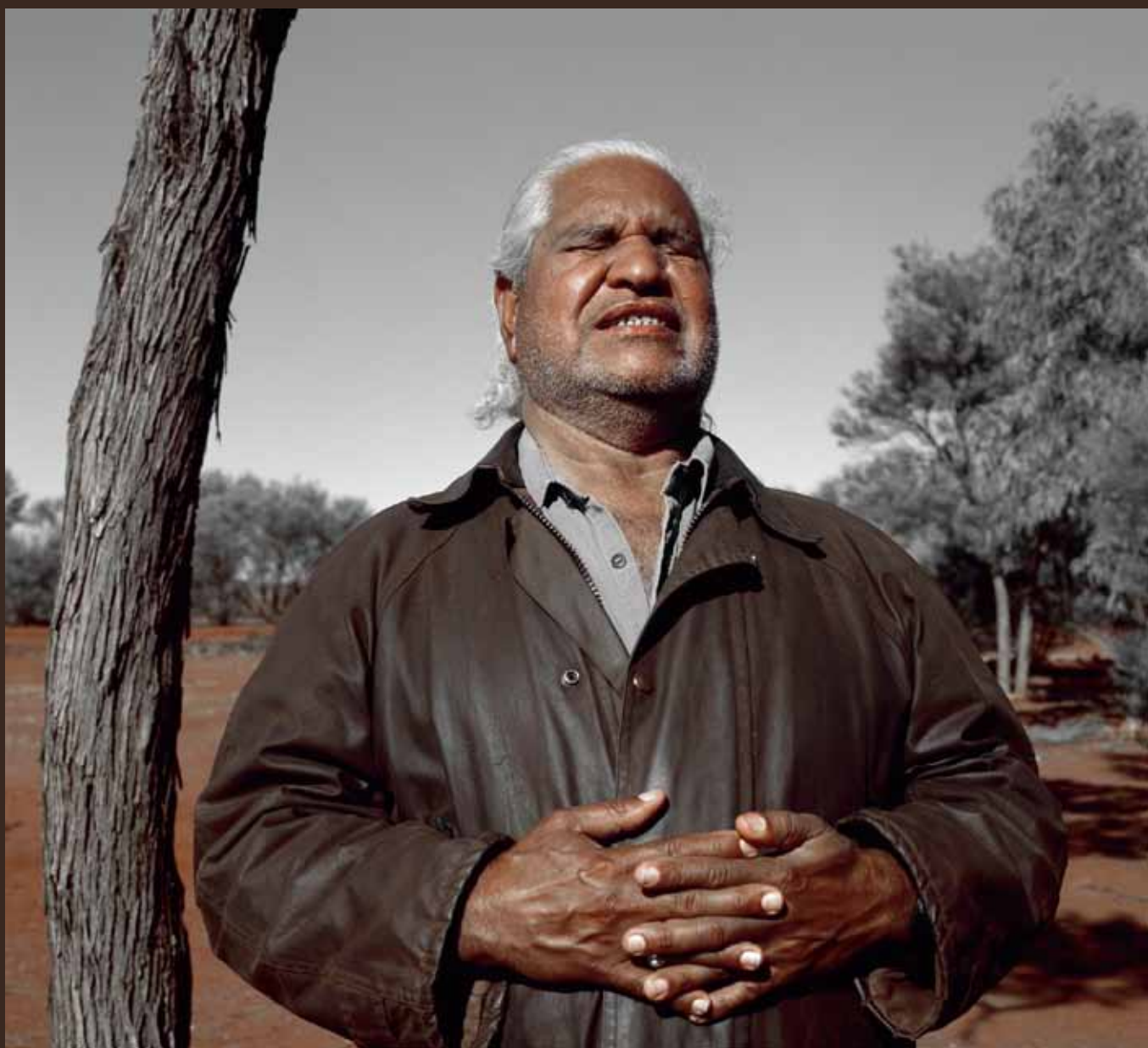
他記得放射性碎片——「黑霧」——充滿天空。它使他的眼睛刺痛，四年之內，他完全失明。

「我只是和其他孩子玩耍，那時炸彈就爆炸了，」他回憶道。「我記得那聲音，是一種奇怪的聲音，不大聲，和我以前聽過的任何聲音都不一樣。同時大地搖晃；我們感覺到整個地方在顫動。」

數小時後，他的整個社區都病倒了。「我們都在嘔吐；我們有腹瀉、皮疹和眼睛疼痛，」他說。「一些老人就這樣去世了。」

亞米後來成為澳大利亞代表受核試驗傷害的原住民社區的重要倡議者。自他2017年去世後，他的孩子們繼承了爭取正義的鬥爭。

圖片來源：Jesse Boylan



哈薩克：一位天生沒有雙臂的畫家

卡里普別克·庫尤科夫 (Karipbek Kuyukov) 在哈薩克西姆肯特附近的葉根迪布拉克村長大，那裡毗鄰蘇聯最大的核試驗場塞米巴拉金斯克。他回憶，童年時每次核試爆，家裡的家具和餐具都會震動。

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母會爬上家附近的一座山丘，以更好地欣賞那騰上高空的巨大蘑菇雲。

「他們甚至不知道針對他們所犯下的罪行所帶來的健康威脅和毀滅性後果，」他感慨道。

卡里普別克於1968年天生沒有雙臂。儘管身體殘障，他成為了一名著名的藝術家，用雙腳和口腔作畫。他的許多作品傳遞著反核的訊息。

「我在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盡我所能讓像我這樣的人成為核試驗的最後一批受害者，」他說。「我不希望這些事在這個星球的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再次發生……讓我們的天空保持清潔，讓我們的孩子保持健康！」

1949年至1989年間，蘇聯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進行了逾450次核試爆，約占全球核試驗總數的四分之一。



卡里普別克·庫尤科夫的畫作之一，題為「恐懼」。

馬紹爾群島：放射性島礁

1954年，奈爾傑·約瑟夫 (Nerje Joseph) 年僅七歲，美國在距她位於馬紹爾群島朗格拉普環礁的家約160公里處，進行了其規模最大的核試爆——「城堡·布拉沃」(Castle Bravo)。

爆炸的威力遠超預期，造成的污染也遠為嚴重。天空變成了橙色和粉紅色。環礁上的居民對發生了什麼毫不知情。

數小時後，放射性灰燼和珊瑚碎片如雨般降落在他們的家園，污染了皮膚、水源和食物。不久，他們開始出現急性放射病的症狀。

奈爾傑的頭髮脫落，和環礁上幾乎所有人一樣，她也遭受了燒傷。

數日後，美國當局將朗格拉普人撤離至另一個環礁，因為輻射塵降對他們的健康構成極大威脅。然而在三年的離鄉生活後，當局鼓勵他們返回，因為他們想研究殘餘輻射對健康的影響。

一位美國官員當時說：「這類數據從未有過。儘管這些人的生活方式確與西方人、文明人不同，但他們仍然比老鼠更像我們。」

對朗格拉普人而言，返鄉的後果是災難性的。癌症、流產、死產和先天缺陷急劇增加。

由於放射性同位素的積累，奈爾傑不得不手術切除甲狀腺。她渴望回到核試驗前那些美好的日子。

1946年至1958年間，美國在馬紹爾群島進行了67次核試爆。僅「城堡·布拉沃」一次，其爆炸當量就是廣島原子彈的一千倍。

時至今日，整個環礁仍不適宜居住、農業生產和捕魚。



奈爾傑·約瑟夫因輻射導致的脫髮及足部燒傷。圖片來源：美國政府

其他傷害來源

核武器研發過程中的其他方面——從鈾礦開採到放射性廢料處置——也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了毀滅性影響。

在鈾礦礦山——核武器製造流程的起點——廢料尾礦中的放射性和化學污染已滲入土壤和水道，危害工人和附近社區。世界上沒有任何一處礦山在采礦結束後得到了徹底清理。

核反應堆在生產核武器用鈾的過程中也發生了放射性污染事故。例如，英國溫德斯凱爾核電站1957年發生的一場持續三天的大火，將輻射塵羽擴散至歐洲大部分地區，附近農場的所有牛奶不得不被銷毀。

全球許多社區還面臨與安全貯存大量核廢料相關的持續挑戰——這些廢料是1945年以來生產數萬枚核武器所積累的，將在數千年內持續具有危險性。



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反核抗議者。圖片來源：Jack Cohen-Joppa

2023年俄羅斯閱兵式上的核飛彈。
圖片來源：俄羅斯政府

陳列於博物館的美國核飛彈。
圖片來源：美國政府





當今的核武器

如今，九個國家擁有數千枚核武器，對所有人構成獨特的生存威脅。其中數百枚處於高度戒備狀態，隨時可在數分鐘內被使用。

它們部署在飛彈發射井中、飛機上，以及隨時在海洋中巡邏的潛艦上。部分核武器可飛越數千公里、穿越大洲，抵達目標。

其中大多數武器的爆炸當量遠超廣島和長崎所投下的炸彈。最大的核武器相當於超過100萬噸傳統化學炸藥的威力。

即使是所謂的「戰術」核武器——設計用於戰場使用——其爆炸當量也可達廣島原子彈的20倍。

一艘單艘核武裝潛艦可攜帶十餘枚彈道飛彈，每枚飛彈均搭載數枚核彈頭，合計足以摧毀百餘座城市。

居住在部署核武器的軍事基地附近的人們，面臨著格外高的核攻擊受害或意外核爆炸傷害風險。由於政府保密，部分人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與武器的距離如此之近。

擁核國家

當今擁有核武器的九個國家是：美國、俄羅斯、中國、法國、英國、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北韓。俄羅斯和美國的核武庫規模遠超其他國家。

大多數核武器並非僅僅存放在儲藏庫中。它們被積極部署——隨時備戰——而各國政府正在以「現代化」為由，從事耗資巨大的計劃，增強和擴充其武器庫。

部分擁核國家正在研發新型核武器，測試新的投送系統，並擴展其可能使用核武的學說。所有這些國家似乎都打算無限期保留其核力量。

核擴散的隱憂

擁核國家拒絕裁軍，加劇了更多國家乃至非國家行為者未來獲取核武器的風險。在裁軍方面取得進展，對防止核擴散至關重要。

雖然目前有重要措施防範核擴散，但這些措施的有效性無法得到保證。任何能夠濃縮鈾或後處理乏核燃料以生產鈾的國家，理論上都能在數月內研製出核武器。

南非、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韓，都是利用名義上用於「和平目的」的設施和材料獲取核武器的，突顯了核能計劃中固有的擴散風險。

僅需數公斤高濃縮鈾或分離鈾，就足以製造一枚核彈。如今，全球儲備中存有數百噸這些材料，且仍在持續生產。裁軍要取得成功，這一問題必須得到解決。

共謀國家

儘管只有九個國家擁有核武器，卻有超過30個其他國家支持核武器的持有與潛在使用，包括以依靠盟友的所謂「核保護傘」為由。

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所有成員國都公開支持核武器。其中幾個國家甚至在其領土上部署了美國核彈，包括比利時、德國、義大利、荷蘭和土耳其，並提供投擲所需的飛機和人員。白俄羅斯與俄羅斯之間也存在類似的核武部署安排。

部分國家出於核打擊定位目的共享情報，或允許攜帶核武的船艦過境其水域並停靠其港口，或允許攜帶核武的飛機進入其領空並在其機場加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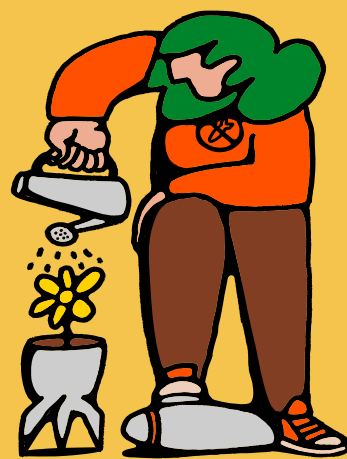
所有此類共謀行為都在延續核危險，並破壞裁軍努力。



德國抗議者封鎖一處駐有美國核彈的軍事基地。圖片來源：Ralf Schlesener



「藝術家反對核彈」裝置藝術。圖片來源：Miki Anagrius



廢除核武 的理由

為保護人類免受核武器所設計施加的災難性、不可逆的傷害，各國政府必須緊急行動，消除核武器。

為響應全球各地人們對廢除核武的呼籲，已有數萬枚核武器被拆除。南非已完全消除其核武器；其他數十個國家放棄了獲取核武的計劃。

冷戰高峰時期，全球約有7萬枚核武器。從19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全球核武庫實現了大幅削減。

然而近年來，核彈頭的拆除工作陷入停滯，部分擁核國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充其武器庫。沒有一個國家制定了全面裁軍的計劃。

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仍然強烈反對核武器，希望不失時機地予以廢除。

僅僅阻止這些武器擴散到更多國家，或限制其使用的情形，是遠遠不夠的。鑑於核武對地球上所有生命構成的嚴重威脅，廢除是唯一的答案。

不道德、違法且反民主

核武器造成大規模死亡與毀滅，威脅人類的生存本身。對數十萬人進行無差別殺傷，在道義上永遠無法得到辯護。

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行為都將違反國際法，並構成最高等級的戰爭罪行。具有災難性效應的武器永遠無法服務於正當的軍事或戰略目的。

世界各地的民調顯示，包括擁核國家在內，公眾普遍支持廢除核武。繼續研發核武庫的政府，其行為違背了公民的意願和最佳利益。

無論身在何處，每個人都能從消除這些最可怕的武器中獲益。

核威懾

擁核國家常常援引「核威懾」理論來為保留核武庫辯護。它們聲稱，其武器僅用於威懾他國發動核攻擊，因此有助於維護和平與穩定。

然而，大多數國家拒絕這一邏輯，視核威懾為一種危險、錯誤且不可持續的安全理念。此外，它本質上具有侵略性，因為它依賴於持續、可信地威脅大規模殺傷。

事實上，核武器通過激化緊張局勢、助長脅迫與訛詐，使戰爭和對抗變得更加可能。

威懾理論暗示核武器是合法且可取的安全來源，這促進了核擴散，並阻礙了裁軍。

核武使用風險與日俱增

如今，無論是出於意外還是蓄意，核武器被使用的風險都與歷史上任何時期一樣高——而且似乎還在持續上升。

這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嚴峻的國際安全環境、擁核國家之間緊張關係加劇、它們的核力量積聚，以及國際規範和機制的侵蝕。

在軍事領域追求進攻性網路能力、自主技術和人工智慧，使威脅更為嚴峻。

將核武器維持在高度戒備狀態——在收到敵方來襲警告後數分鐘內即可使用——是一種特別危險的做法。一枚核飛彈一旦發射，便無法召回。它將奔向目標，即便發射是基於錯誤情報亦然。

在戰爭迷霧中，領導人容易作出非理性和不可預測的行為。在高壓、混亂的情境下，誤判的可能性尤為突出。

人們很容易預見到：一時的恐慌或冷酷、受挫的自尊或溝通不暢，如何可能導致全球性災難——因為釋放核毀滅的巨大力量，僅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

冷戰期間，世界曾多次岌岌可危地瀕臨全面核戰爭的邊緣。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1962年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古巴飛彈危機。

自1945年以來，核武器之所以未被用於衝突，與其說是靠著明智的管理，不如說更多是因為好運。而我們遲早會把好運用盡——除非採取切實行動消除這一禍害。

事故與失誤

核武器不僅存在被蓄意使用的風險，它們還可能因人為錯誤、技術故障、網路攻擊、誤讀預警或對指揮控制系統的未授權訪問而被引爆。

自1945年以來，涉及核武器的眾多事故，以及幾乎因錯誤而動用核武的事件，充分說明了意外災難的驚人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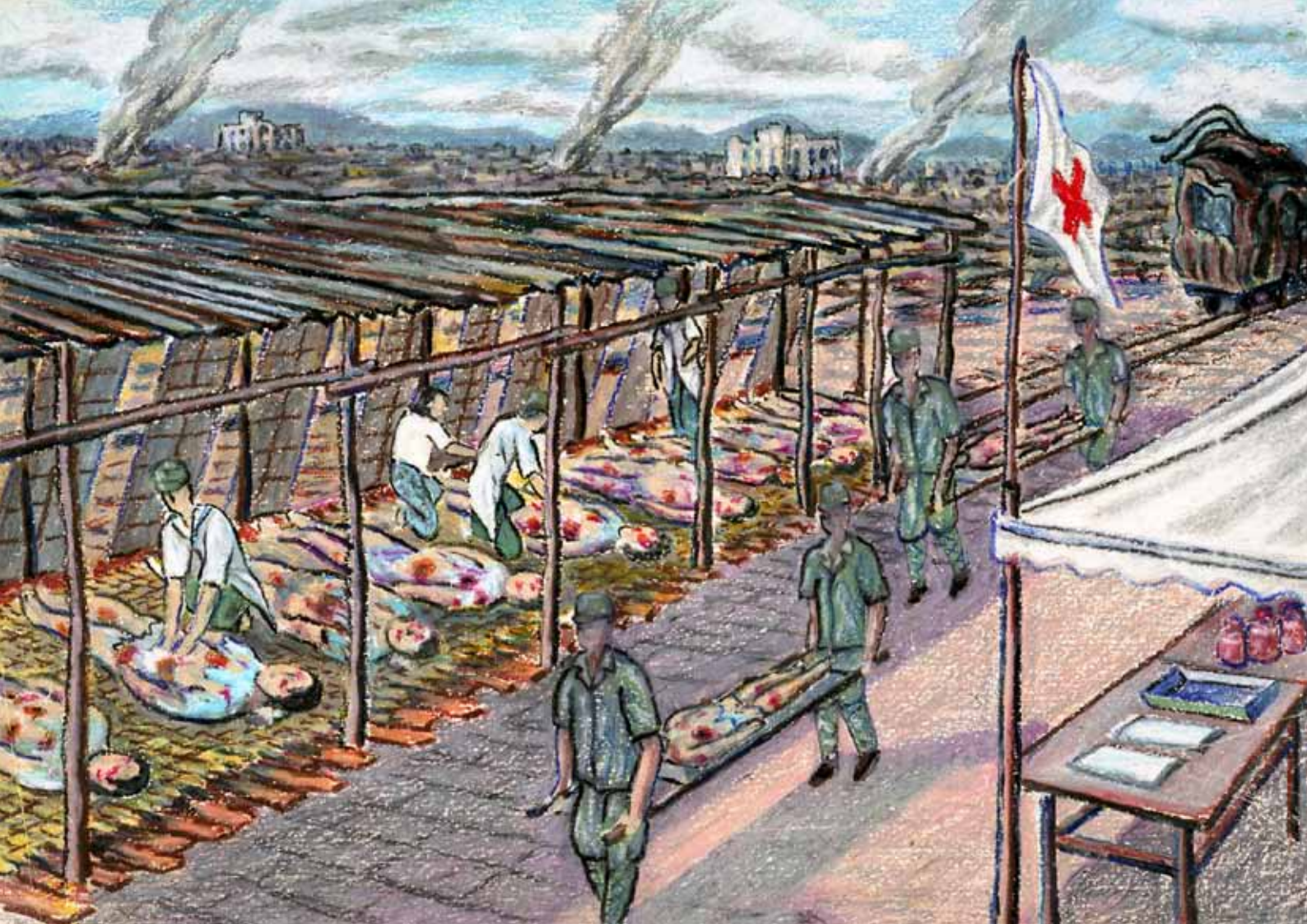
例如，1968年，一架攜帶四枚核彈的美國飛機在格陵蘭附近著火墜毀，污染了周邊地區的鈾。所幸雖發生了爆炸，但未引發核連鎖反應。

1995年，俄羅斯官員誤把一枚挪威科學火箭的發射誤判為美國潛艦發射的彈道飛彈。俄羅斯總統調取了反擊打擊的發射密碼，但最終確認這是一次虛警。

其他令人深感不安的事件包括：核武器在海上遺失、核武裝潛艦相撞、飛翔的天鵝和雲層反射的光線被誤認為核飛彈，以及訓練磁帶被意外插入作戰電腦，模擬了一次核攻擊的來臨。



1961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架轟炸機折斷機翼，導致兩枚核彈墜地。「差之毫釐，字面意義上就是兩根電線沒有接觸，一場核爆炸就此避免，」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納馬拉 (Robert McNamara) 說道。圖片來源：美國政府



一位廣島倖存者描繪1945年救護站景象的畫作。傷者一個接一個地死去。
圖片來源：山岡文子 (Fumiko Yamaoka)

無法提供人道主義救援

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哪怕一枚核武器，都將使醫療基礎設施不堪重負，使有效的人道主義救援成為不可能。

醫院和藥局、消防設備、通訊和運輸系統，都將在延伸數公里的完全毀滅區域內化為廢墟。

試圖為傷患提供救援的人，將暴露於高水準的輻射之下，危及自身生命。

國際紅十字委員會一再警告：無論是在使用單枚核武器的情況下，還是在全面核戰爭的情況下，都不存在足夠的應對能力，也永遠無法建立這樣的能力。

同樣，世界衛生組織也得出結論：「世界上殘存的醫療服務，無法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緩解這場災難。」

防空洞有用嗎？

建造更多核防空洞或輻射避難所並非解決之道。它們在冷戰時期曾大行其道，卻給公民提供了一種關於核戰爭可存活性的虛假安全感。

在核攻擊發生時，不太可能有人提前收到警告，因此根本沒有機會尋求掩護。

此外，許多位於爆心附近的防空洞將成為熔爐，殺死裡面的所有人。事實上，部分核武器就是專門設計來深入地層摧毀防空洞的。

那些幸運地及時找到防空洞並在其中存活下來的人，一旦出來將面對一片危險的、充滿輻射的煉獄，獲救的機率極為渺茫。

英國一艘正在建造中的核武裝潛艦。圖片來源：英國政府



資源的浪費

每年，擁核國家花費數十億美元增強和擴充其核力量——這些錢本可投資於醫療保健、教育、扶貧及應對氣候危機。

在部分國家，企業從支持核武器的研發和生產中獲取鉅額利潤。智庫和大學也參與其中並從中受益。

終止這些危及生命的工作，將釋放資源用於其他目的，並讓部分最出色的科學頭腦為建設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作出貢獻。

和平的障礙

核武器對當今任何安全挑戰都無濟於事。恰恰相反，它們使許多挑戰惡化，或本身就是主要根源。

實現廢除核武將有助於國家間關係的更加和諧，並為更廣泛的國際合作創造機遇，惠及世界各地的人民。

這將是最高等級的全球公共利益，同時服務於國家與集體的安全利益。

性別視角

願意使用核武器的領導人往往被讚譽為陽剛、強悍、果斷，而支持裁軍的人則被貶為陰柔、軟弱、感情用事。

此外，關於核武器的公共辯論和決策，往往由男性主導。

積極挑戰這些觀念，確保更大的性別多元化與包容性，將提升裁軍成功的前景。

“「《禁止核武器條約》於2021年1月生效，是一項非凡成就，也是邁向最終消除核武器的一步。」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聯合國秘書長，2021年



2017年《禁止核武器條約》的高級別簽署儀式。圖片來源：聯合國圖片



禁止核武器

2017年，在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及其夥伴組織十年倡議努力之後，122個國家投票通過了一項旨在廢除世界上最可怕武器的劃時代條約，即禁止核武器條約(TPNW)。該條約於2021年正式生效。

在此之前，核武器是唯一沒有受到全面、適用於全球的禁止條約約束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此，這項新條約填補了國際法的重大空白。

它誕生於對核武器日益威脅人類生存、環境、社會經濟發展、全球經濟、糧食安全，以及當代和後代人的健康與福祉的深切憂慮。

它不僅是首個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多邊條約，也是首個為可核實地消除核武器，以及為核武使用和試驗的受害者提供援助而建立框架的條約。

儘管迄今沒有擁核國家加入《禁止核武器條約》，它仍然是加強全球反對使用核武器的禁忌、並推動遲來已久的裁軍行動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歷史已表明，禁止某些類型的武器有助於推動消除它們的進程。被明令禁止的武器，越來越被視為不合法的，逐漸失去其政治地位及生產資源。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陸續加入《禁止核武器條約》，其規範將日益強化，對擁核國家遵守這些規範的壓力也將持續增加。迄今，全球過半數國家已加入該條約。

它為一個允許大規模毀滅威脅肆虐的世界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替代選擇。它在令人警醒的危機時刻，指引出一條前進的道路。

《禁止核武器條約》的主要條款

禁止事項

《禁止核武器條約》禁止各國研發、試驗、生產、獲取、儲存、轉讓、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各國也被禁止在其領土上部署他國核武器，或協助或鼓勵他人從事條約禁止的活動。

消除框架

該條約為可核實且不可逆地消除核武器計劃及相關設施建立了法律框架。加入條約的擁核國必須立即將其核武器撤出作戰狀態，並按照談判達成的、有時限的計劃予以銷毀，期限最長為10年。另外，一個國家也可以在加入條約之前先銷毀其核武器，再由指定的國際機構予以核實。

受害者援助與環境修復

條約要求各國援助核武器使用和試驗的受害者，包括提供醫療救治、康復和心理支援。各國還必須採取措施，對因核爆炸而受到輻射污染的地區進行環境修復。國際合作是有效落實這些條款的關鍵。

在其他條約基礎上的發展

《禁止核武器條約》強化了早期與核武器相關的條約，包括1968年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該條約旨在限制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數量，並推進裁軍目標。

正如國際法院1996年所確認的，各國有法律義務「真誠地推進並達成核裁軍談判」。在這方面進展不足，是談判《禁止核武器條約》的主要動力之一。

其他互補條約包括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以及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南太平洋、非洲、東南亞和中亞建立無核武器區的區域條約。

《禁止核武器條約》的基礎是一套被稱為國際人道法的法律體系，該法律體系限制了戰爭的手段和方式。武裝衝突各方必須避免使用無法區分平民與戰鬥人員的武器，或造成過度傷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

已被禁止的武器



生物武器——
1972年禁止



集束彈藥——
2008年禁止



化學武器——
1993年禁止



核武器——
2017年禁止



殺傷人員地雷——
1997年禁止



2025年《禁止核武器條約》締約國在紐約召開的會議。圖片來源：ICAN

推動更多國家加入

任何國家均可隨時加入《禁止核武器條約》。目前猶豫不決的國家，可能會隨著條約成員國數量的增多和本國公民呼聲的高漲，而重新審視其立場。

其他條約的歷史先例表明了這一點。例如，法國和中國最初反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但數十年後還是感到有必要加入了。

世界正在迅速變化，今天的領導人不會永遠在位。未來的政府可能會認識到這一條約的意義，而當前的政府尚未能看到這一點。

加入《禁止核武器條約》的國家，有義務鼓勵其他國家加入，最終目標是實現「普遍加入」。

加入條約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必須被廢除。在核危險日益升高之際，它提供了消除最可怕武器的最大希望。

「讓我們抓住這一條約帶給我們的獨特機遇，
終結核武器的時代。」

——國際紅十字委員會，2020年

裁軍的先行者：南非與哈薩克

《禁止核武器條約》的兩大積極推動者——南非與哈薩克——已以其過去的實際行動，證明核裁軍是可能的。

哈薩克於1991年蘇聯解體後獨立，其領土上留存有逾1,400枚核武器。哈薩克選擇放棄所有這些武器，認識到裁軍才是保障安全的最佳途徑。

南非在1990年代初種族隔離制度終結之際，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主動拆除了其全部核武武器庫——這一行為其後獲得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實。

兩國領導人均對本國為實現無核武世界所作的貢獻深感自豪，並敦促其他國家效法。



南非核彈的彈殼。



廣島與學生共同舉行
的一場行動。
圖片來源：中奧岳生
(Takeo Nakaoku)

ICAN召集來自世界
各地的議員。圖片來
源：Derek French





廢除核武 的行動

核武器由人類雙手建造，也可由人類雙手拆除。沒有技術障礙，只有政治障礙。數萬枚核武器已被拆除。

憑藉領導力與政治意願，進一步的裁軍進展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事實上，廣闊的地理區域已被宣布為無核武區，這表明有朝一日，整個世界也能做到。

歷史上，在核軍備控制領域取得的某些最重大突破，恰恰發生在國際緊張局勢最為激烈的時期。危機能集中領導人的注意力，迫使他們探索新的前進道路。

但進步始終有賴於強大的草根變革運動，其中需要社會各界關心此議題的公民廣泛參與。今天存在的抵制使用核武器的強烈、持久的全球禁忌，正是數十年民間抵制的結果。

個人為消除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貢獻力量的方式有很多，以下是其中一些：

教育：

與朋友、家人和同事分享廢除核武的緊迫性。撰寫文章和致編輯的信，在社群媒體發布內容，並組織公眾論壇、教學活動和電影放映。

提高公眾對核武器對人類和環境造成傷害的認識尤為重要。關於核武器的教育往往過於側重1945年發明和投擲核彈的人，而忽視了受害者的遭遇。

廣島和長崎倖存者，以及受核試驗傷害的人們的第一手見證，有助於改變態度、激勵行動。

紙鶴

在日本，紙鶴傳統上象徵健康長壽。如今，它們也在國際上被公認為和平的象徵，可以用來引發關於緊急消除核武器的重要討論。

佐々木禎子 (Sadako Sasaki) 兩歲時在廣島核爆中受到輻射照射。多年後，她被確診患有白血病——這是輻射的延遲效應——她在住院期間立下了折疊一千隻紙鶴的目標，希望此舉能為她帶來健康。

她堅持完成了目標，但不幸的是，她的身體每況愈下，最終在12歲時去世。

此後，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孩子們紛紛折疊紙鶴，以表達對廢除核武器的支持。

何不向所在國家的民選代表郵寄或親手遞交紙鶴，並附上一封信，請求他們支持《禁止核武器條約》？



倡議：

致信、電話聯繫或會見所在國家的決策者，尋求他們對全面廢除核武器的支持。

自2017年以來，已有數千名來自不同政治派別的議員，回應關心此議題的公民的訴求，簽署了ICAN的承諾，支持加入《禁止核武器條約》(pledge.icanw.org)。

從華盛頓特區到巴黎，再到雪梨，數百座城市也正式表態支持該條約，簽署了ICAN的倡議(cities.icanw.org)。

不必是專家才能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重要的是，你認識到了威脅的嚴峻性和行動的迫切性。

裝飾長崎一處紀念碑的數千隻紙鶴。
圖片來源：ICAN



抗議：

非暴力抗議是民眾表達對核武器拒絕態度的重要方式。它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包括集會、遊行、封鎖和守夜。

數十年來，全球和平與裁軍運動的成員，以大大小小的方式舉行抗議，引起各界對這一議題的關注。無數行動在核武器建造和部署地點、參與核武研發的大學，以及各國議會大廈外發生。

大規模抗議無疑有助於終結核試驗、遏制核武庫擴張、防止自1945年以來在戰爭中再次使用核武器，並積聚裁軍壓力。

今天，需要更多直接的行動。



澳大利亞墨爾本的一場反核行動。圖片來源：Jesse Boylan

撤資：

在部分擁核國家，企業參與核武器及其部件的生產，金融機構提供資本支持這一工作。

從核武器工業撤資，是金融機構為裁軍作出的切實貢獻。已有數百家機構這樣做了，承諾致力於無核武器金融，以遵循《禁止核武器條約》(divest.icanw.org)。

個人可以聯繫自己的銀行和退休基金，堅決要求將核武器公司排除在其投資組合之外。

捐款：

正如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指出的：「這個世界武裝過剩，而和平資金不足。」通過向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捐款，您可以幫助改變這一現狀(icanw.org/donate)。

ICAN是全球核裁軍領域最重要的公民社會聲音，擁有有目共睹的有效倡議記錄，並於2017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有了您的支持，我們可以將這場運動推向終點：徹底實現零核武器。



「我們需要一場堅定的全球運動來廢除並消除核武器。要在這一代人中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將民意的浪潮凝聚成磅礴的巨浪：一股巨大的、洶湧的、不可阻擋的力量，帶領我們一路走到核武徹底歸零。沒有這股力量，即便是最具感召力的領導人也會在途中動搖。」

——比爾·威廉斯 (Bill Williams)，ICAN聯合創始人，2006年

日內瓦的一場ICAN行動。圖片來源：Aude Catimel





關於本 運動

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 (ICAN) 是一個由非政府組織組成的全球聯盟，使命簡單明確：說服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加入並全面履行劃時代的《禁止核武器條約》。

創立於2007年的澳大利亞墨爾本，本運動的靈感來自十年前以人道主義為由成功禁止殺傷人員地雷的運動。如今，ICAN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

自成立以來，ICAN始終致力於積聚強大的民間反核浪潮，包括放大廣島、長崎核爆倖存者及核試驗受害者的聲音。

ICAN與國際紅十字委員會、聯合國秘書處及志同道合的政府攜手合作，舉辦宣傳活動、發布開創性研究、組織全球行動日，並直接向高層決策者闡述廢除核武的理由。

諾貝爾和平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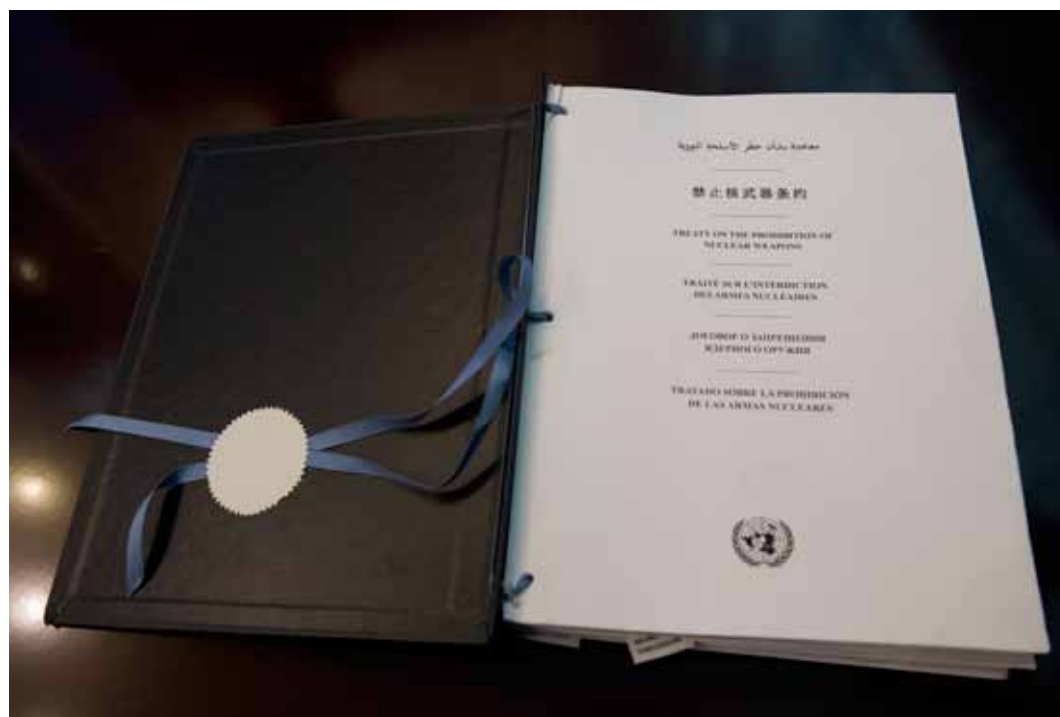
2017年，ICAN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其「使公眾關注到任何使用核武器所帶來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後果，以及為達成基於條約的核武器禁令所作出的開拓性努力」。

這一獎項是對世界各地無數活動人士和有識之士不懈努力的致敬，自核時代黎明以來，他們就大聲疾呼反對核武器，堅決主張將其永久廢除。

這不是一個遙遠的夢想，而是迫切的現實需要。未來的世代必須從這一可怕的禍害中解脫出來。

「我們堅信，ICAN比任何人都更在過去這一年裡，為實現無核武世界的努力注入了新的方向與新的活力。」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2017年



《禁止核武器條約》原件。圖片來源：ICAN

節子 瑟羅

13歲的節子 瑟羅 (Setsuko Thurlow) 在廣島核彈爆炸的衝擊波中失去知覺。她被困在一棟倒塌建築的廢墟中，但最終設法爬了出來。

「那棟樓裡我的大多數同學都被活活燒死，」她回憶道。「我四周滿目瘡痍，難以形容.....燃燒的人體腐臭氣息瀰漫空中。」

作為核戰爭恐怖的親歷者，節子於2017年代表ICAN共同接受了諾貝爾和平獎。「每一秒，核武器都在威脅著我們所愛的一切，」她警告道。

「我們不能再容忍這種瘋狂了。」

她敦促世界各國領導人簽署新通過的《禁止核武器條約》。「讓這成為終結核武器的開始，」她說。「加入這一條約，永遠消除核毀滅的威脅。」



節子·瑟洛出席2017年挪威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圖片來源：Jo Straube

核武器由人類雙手建造，
也可由人類雙手拆除。

